



Love out of the maz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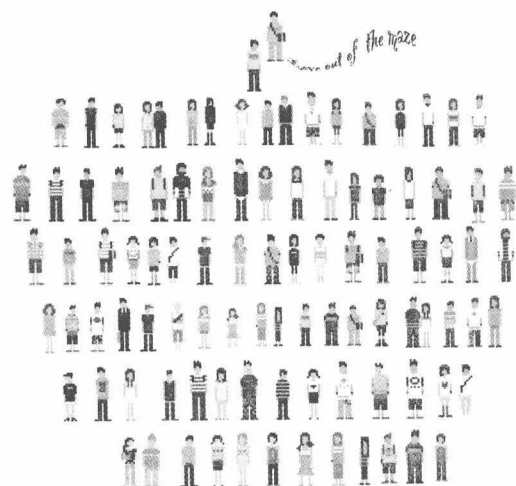


在青春所有迷惘的追求都过去以后
文学依然是一片灵魂的净土
供我们诗意地栖居



青春文学大赛组委会 编
北京燕山出版社

首届青春文学大赛
获奖 短篇小说集



首届青春文学大赛 获奖短篇小说集

青春文学大赛组委会 编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首届青春文学大赛获奖短篇小说集 / 程婧波等著. -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9. 6
ISBN 978-7-5402-2089-1

I. 首… II. 程…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92703 号

首届青春文学大赛获奖短篇小说集

作 者 程婧波等
责任编辑 张娟平
装帧设计 焦 丽
出版发行 北京燕山出版社
北京市宣武区陶然亭路 53 号 邮编 100054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400 × 1000 1/16
印 张 20
字 数 360 千字
版次印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首届青春文学大赛简介

“首届青春文学大赛”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权威主办，北京天下智慧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独家承办，红袖添香独家网络协办。

著名作家、评论家、杂志主编组成强大评委阵容，《人民文学》杂志社、《长篇小说选刊》、《少年文艺》、《今古传奇武侠》等几十家媒体互动助威。

大赛历时一年，经初审、复审、终审三阶段严格选拔，最终颁出长、短篇小说特别大奖、金银、银奖等各大重量级奖项。

《赶在陷落之前》(程婧波)获得大赛短篇小说特别大奖。长篇小说《三只人》、《朱颜改》、《青春祭》(原名《树》)获长篇小说金奖。《回旋木马的忧伤》(原名《如果没有遇见你》)等获长篇小说银奖。这些从未曝光的优秀作品此次联袂震撼登场，必将带给您前所未有的新锐阅读体验。

大赛以领航青春文学之势，以巨资投入，期待着最闪耀的青春文学之星脱颖而出，期待着最纯粹、最动人的青春作品诞生。

来吧，用年轻的心灵书写青春的五色斑斓，作家之路从此启航！

评委及获奖名单

大赛获奖名单

长篇金奖

《三只人》 《朱颜改》 《青春祭》(原名《树》)

长篇银奖

《回旋木马的忧伤》(原名《如果没有遇见你》)

《薄荷苏半夏》 《一个人的爱情救赎》 《啼笑青春》

短篇特别大奖

《赶在陷落之前》

短篇金奖

《呆爹》 《嘿！朱迪》 《肉》

《炸弹》 《四惑》 《奔跑在佛罗伦萨》

《章鱼公园》 《天波玉女》

短篇银奖

《白木为棺》 《霓裳》 《拯救》 《砍柴的王大侠》

《水妖》 《阳台上的猫叫》 《歌行的传奇》

《纳斯卡音符》 《伤逝》 《生如夏花之书生与强盗》

《谁沉浸在谁的哀伤里》 《作家之死》 《出息》

《放学了》 《红楼无梦》 《年华伴你青春茁壮》

《小情劫》 《影子摇曳出成长的脉络》 《圣诞结》

《白蝴蝶》 《金步摇》 《天使与鸟人》 《爱情的牙齿》

《逃避的鼠》 《我爱你,杰克》 《月男》 《听姐姐说》

大赛评委会名单

- 曹文轩(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白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贺绍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李敬泽(《人民文学》杂志主编,著名文学评论家)
孟繁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陈晓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文学评论家)
白描(鲁迅文学院院长)
桂未明(《萌芽》前副主编)
高叶梅(《长篇小说选刊》主编)
梁晓声(著名作家,北京语言大学中文系教授)
格非(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作家)
毕飞宇(著名作家)
邱华栋(《青年文学》主编,著名作家)
徐虹(《中国青年报》阅读周刊主编,著名作家)
宁肯(《十月》副主编,著名作家)
沈颀(《少年文艺》杂志主编)
齐鑫(《花溪》杂志主编)
冯知明(《今古传奇武侠》杂志社主编)
毕建伟(“红袖添香”网站主编)
孙睿(青春文学代表作家)
颜歌(青春文学代表作家)
那多(青春文学代表作家)
苏德(青春文学代表作家)
塞宁(青春文学代表作家)
- 



第1辑 赶在陷落之前

赶在陷落之前 / 程婧波 / 003

洛阳每时每刻都在崩塌和瓦解。城里的每一口井都枯竭了。它们成了洛阳断掉的牙根，深深地插在这座带着腥味、无比巨大的口腔中，在日益萎缩的牙龈下发出碎裂的声响，逐渐变成了粉末。

呆爹 / 马鹿·D·多古拉 / 020

如果在夜晚十二点，路过菊仁庄西三十里的荒地，见到一只白狐和一只棕浣熊，你扯我尾巴我拉你毛地掐成一团……

不要怀疑，其实那就是当今武林两大宗师的决斗。真的。

生如夏花之书生与强盗 / 陈瑾媛 / 053

这是书生一生中从未见过的惨烈景象，不知经过多少回合的搏斗，强盗和老虎一同倒下。强盗的手插进老虎肚里，地上一摊血渍。强盗的刀飞得老高，落在远处。

肉 / 刘帅 / 061

常十九奇怪自己竟然会如此清晰地记得她的样子，他觉得当年的那个小女孩的眼睛特别明亮，他几乎每次在看见水的时候都会想起那双眼眸，他觉得自己从没见过那么清澈的一双眼睛。

砍柴的王大侠 / 李艳 / 069

冰冷的刀锋只差一毫就进了脖子了，这种惊魂经历是他这十八年来从来没有过的。虽然这会那个拿刀架着他的人已经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可他一想到那把刀，还是忍不住要发抖。

炸弹 / 董夏青青 / 079

为了写出像硫酸一样有腐蚀性的文字，我知道他一切都能豁出去，他一切都愿意干，我曾经问他，如果折寿五十年，可以换来最出神入化的写作功力他干不干，胡持冲我爱怜地吐出一口烟，点了一下头。

作家之死 / 裴晓敏 / 094

正当K为自己的精彩表演得意忘形的时候，只听医生一声怒吼，狠狠地把那两瓶精心包装的红酒扔到地板上，顿时红色的液体顺着碎裂的玻璃瓶蔓延开来。

目录



第2辑 章鱼公园

章鱼公园 / 李姗姗 / 101

我真的看见我的父亲了，就在梓庭殿里。背影稀寂如松柏林的守望者，我不停地叫他的名字，他没有感受到我的存在，径直走向公园的入口，那幅动态的立体画面实在令人震惊。

阳台上的猫叫 / 张爱璞 / 106

如今小宝还在一如既往地寻找着他的妈妈，可还是没有什么结果，他还是会在无人的深夜里哭泣，每到这个时候，我的心情就会变得阴郁。不是因为害怕，只是从心底里很想帮这可怜的孩子回到保护他的妈妈那里。

白木为棺 / 李高强 / 122

我看着她，忽然走到窗前，眼泪忍不住地滴落下来。看见那些过去的陈旧的时光就像是从二十层的楼顶扔下来一样，忽闪一下就过去了。却不知被在窗前看风景的女子记住了一辈子。

出息 / 王哲珠 / 136

安平装作毫不在意，耳朵却不知不觉竖起来，把每一个字听得清清楚楚。渐渐地，他不可抑制地发起抖来，牙齿咬得咯咯响。母亲慈爱地扫了他一眼，似乎在问，平儿，怎么啦？这一扫，他的冷汗也冒出来了。

放学了 / 刘洋 / 148

只是老师坐直身体，惊恐地看了看倒下的人，又看了看我们两个。那一刻我一下明白，我和石头做了一件十分荒唐的事情。然后我听见美丽的女老师发出了一声震耳欲聋的尖叫。

CONTENTS



第3辑 谁沉浸在谁的哀伤里

谁沉浸在谁的哀伤里 / 米小苏 / 161

葛布说完这话,便化成一团烟,轻轻地飞上天,无论我如何踮起脚尖,伸长脖子,他还是消失不见了,只剩我,沉浸在他的哀伤里……

嘿,朱迪! / 祁又一 / 169

朱迪,为了奔向你,我做些什么都可以,让我站在你身边的话,我就是个完整活着的初中一年级准不良少年,见不到你的时候,我就是个无时无刻不想着你的、过着不健康生活的失败中学生。

奔跑在佛罗伦萨 / 陈雷 / 190

我凝视着她朝我粲然一笑后转身走回去的背影,想像着也许某一天她会无拘无束地行走在佛罗伦萨的广场上,然后自由快乐地在画布上描绘她所看到的缤纷世界。

年华伴你青春茁壮 / 李洋洋 / 203

周心远同学,我第一次看见你的时候,你穿明黄色T恤,扑扑腾腾的,像一只大黄蜂。那时我十三岁,个子还很矮,你走过来就捏起我的脸,痛到现在,你都忘脑后去了吧?

圣诞结 / 韦鑫 / 210

自己的爱情就像那罐汤么?曾经在炉火映红的暖冬精心煲煮,可却在最后一刻说不要就不要了!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到底有多远?小时候总是盼着长大,也许只是一个可笑错误吧?

目录

第4辑 四惑

伤逝 / 陈琰娇 / 225

坐在家里的电脑前读完这封信的时候,已经泣不成声了。这个没有跟我讲过一句话的孩子,这个病人,这个此时此刻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的人,勾起了我所有的哀伤。我还能做什么呢?

四惑 / 陈佳璐 / 246

杀手,真正让人害怕的不是他们的功夫,而是他们出手够快、够狠、够准,总是让人防不胜防,所以,他们往往能在一招内让功夫比自己高了许多对手毙命。

拯救 / 飞烟 / 262

她看着床头那把锋利的军刀,冷寒刺骨,她却觉得心终于可以沉下来了。

军刀握在了他的手里,抵触在她左乳的下方,他问,“你爱我吗?”

她看着他的眼睛,在那里她找到了一张平静的脸孔。

歌行的传奇 / 张生赆 / 274

“她一直都没有忘记,一直都没有忘记!”他说着低下头去,然后深吸了一口气:“她活在她自己编的世界里,一直这样,其实我早就该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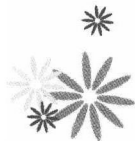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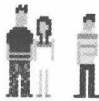
霓裳 / 黄宇 / 2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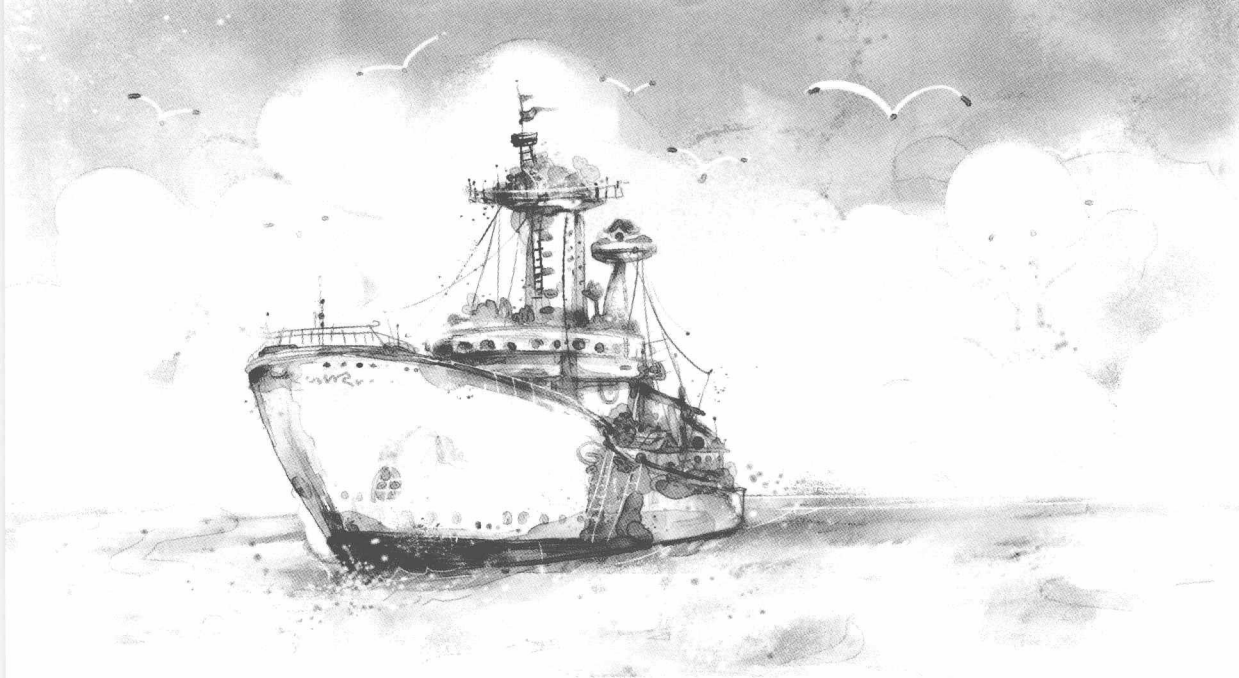
人们惊呼,他的愤怒与震惊,随着曲谱燃烧后化为一道灰烬而变得绝望。他指着我,然后又指向李煜,拖下去。这三个字从他牙缝里重重奔出,整个世间,一片默然。

金步摇 / 金燕燕 / 298

阿齐顺手从身后的那棵开满粉红色桃花的桃树上,摘下一朵桃花,轻轻地将那朵桃花插在女子头发上,娇艳的粉色桃花映着女子笑吟吟的脸庞,分外迷人,在这一刻,她觉得这一枝桃花比夫人的那枝金步摇还要珍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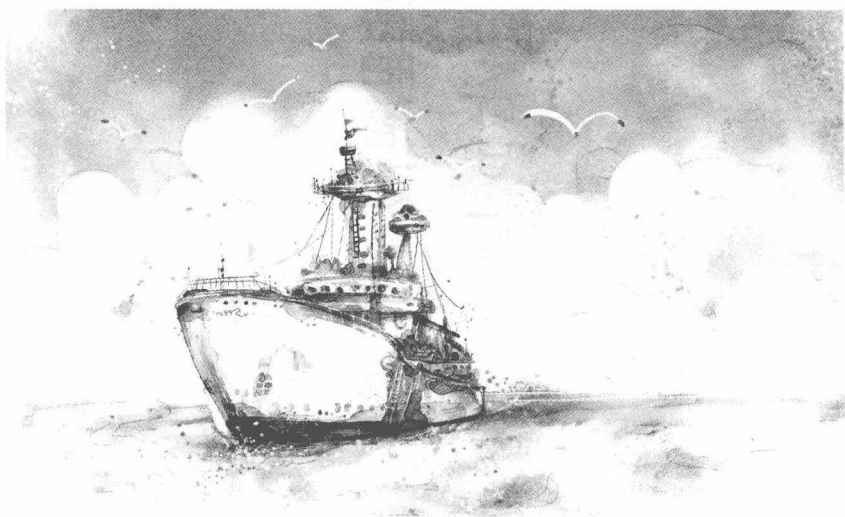
CONTENTS





第一辑 赶在陷落之前

Chapter1 When Love Fades Away



赶在陷落之前 / 程婧波

程婧波,1983年生。曾获1999、2000年度校园科幻一等奖;2001年度中国科幻银河奖提名,作品数次入选作家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等社出版的年选。

大业四年 元宵

我第一眼见到洛阳的时候,它浑身散发着一股灼热的焦味。在漫无边际的黑暗中,吱嘎作响的洛阳城投下一道道黑魑魍的影子。后来,洛阳燃了起来。四处亮起的灯火把它照得如同白昼,人们在灯海中涌上街道。夜幕下的洛阳就像一枚纸糊的灯笼,它为自己的火焰所灼烧,一寸寸亮起来,又一寸寸黑下去。最后,这个灯笼燃得只剩下了一堆灰烬。

我的记忆中再也没有这么璀璨的元宵了。

大业十四年 寒食

西门御道里以西是长秋寺。

这儿的僧人们早课都唱的是《韦陀赞》,晚课则唱《伽蓝赞》。什么时候唱,全凭打云板的和尚什么时候打。寺里有个五味园,种着桂树,朱槿,香茅,优昙花和暴马丁香。因此长秋寺的桂花糕和花蜜饯很有名。寺里还另辟了地种上地瓜、芝麻、莲藕和石香菜。每每僧人们晚课的时候,我便顺着他们在泥地里踩出的一条小路,绕过莲池,去寺角摘些石香菜。

这天我刚蹲下来伸出手,就听见身后响起一声暴喝:“禅师!”

我回头,昏暗的天光下,一个项上绕了一圈佛珠的男人正站在不远处瞪着我。他的面孔白而薄,似乎要透出香气来;而那些佛珠,则各个光滑透亮得像鸡子。

“我,我只是看看石香菜长新芽了没有。”我赶紧缩回手,蹲在地上看他。

“跟我来。”他丢下这句话，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悻悻地站起来，仍旧采了一把石香菜，胡乱地塞进怀里，抬脚跟了上去。那人沿着我来的路走，每一步都踩在我之前踩出的脚印上，不留自己半点痕迹，所以看不出来他到底是不是贴着地面在飞。

经过那驮着释迦牟尼佛的六牙白象，他走到了大殿侧门的一个禅房里。我跟了进去，他已经在佛龕前坐好了。

青灯照着桌上的一把竹尺，那尺面儿竟有些光亮得泛油。

他既不说话，也不看我。

我伸出左手来，眯缝着眼睛。

眼前有个黑影晃动了一下，接着手上传来三下痛：啪啪啪。

他拿尺子打完我的手，仍旧是不说话。

我只得又换上右手去给他打了三下。

“回去吧。”他说。

我站着，他坐着，我睁眼的时候只看见一个锃亮的脑袋。

我朝着这颗脑袋躬了个身儿，扭头一溜烟跑了出去。

几颗疏星投下的微光照着静谧的长秋寺。似乎络绎不绝的香客和晚课的僧人们都在这个平凡的春夜里消失不见了。

沿着黑黢黢的僧房一路快走，穿过两道偏廊，我猛吸着气，低头只顾着赶路，冷不丁瞥见暴马丁香树下坐着的一家子。

这家都穿着极好看的衣裳，父母正在丁香树下招着手，让孩子过去一同吃点心。那家的孩子同我一般，也是十岁的样子，却并不像我头上挽着丸子一样的两个小髻，而是将头发高高地束起。

在漆黑一团的树阴里，有荧光在这三人的皮肤和衣裳上流转。乍一看，他们就像是绣在墨色屏风上针脚绵密的一块留白。

他们似乎很开心。一直咯咯笑个不停。

我听那对父母唤自己的孩子叫“离阿奴”，他们一同吃了点心，母亲又陪儿子下了几回棋。

那棋盘和棋子上也有莹白的光在动。

我呆看了他们半晌，突然想起波波匿还在家里等着我，只得拔脚又开始跑了起来。

出了长秋寺，月色更加明朗了。

回家的路一目了然。

跨进院子的时候我闻到一阵炒鸡蛋的香味。





波波匿一边往灶膛里加柴，一边头也不回地问我道：“东西呢？”

我赶紧从怀里掏出石香菜，递到她跟前。

她一把抓过去，揉在手里，放在鼻子尖儿上使劲地闻了又闻。那模样就好像她又亲手抓到了一只鬼一样。

波波匿是个“抓鬼婆婆”。

我和波波匿住的地方，在西门旁的延年里。没有人怀疑我是她的孙女。我从记事起便叫她婆婆，但在我的记忆中，她并不是我的亲婆婆；至于我的小名“禅师”，波波匿也说绝非是她取的。漆黑一片的洛阳城里有多少人像我们一样，住在同一个屋檐底下，却有着旁人无从知道，甚至自己都无从知道的关系——这又是另一回事了。

而我对波波匿来说，除了可以去长秋寺里帮她偷石香菜，似乎再无用处。波波匿抓鬼并不收钱。因为没有人出银子请她去抓鬼。她是自愿的。就好比僧人请求布施，我们之所以没有饿死在洛阳城，是因为她常去向僧人请求小米，地瓜和蜜饯。而长秋寺那位年纪不大的云休方丈也总是放任我去偷石香菜，只是每次总要左右手心各打三下。

在夜幕笼罩下的洛阳城里有许多鬼魂。波波匿身上总是带着一串用竹篾编成的小笼子，她从野地、宫闱、伽蓝或是民居中抓到鬼之后，就将它们放入这些笼子里。如果一次抓得太多，她就随手扯下一根狗尾巴草，将脆韧的茎压在舌头下一捋，然后像穿蚱蜢一样，穿过那些鬼魂的脊背。那些鬼魂一个个只得老蝉大小，黑头黑脸，身子却有些发灰。它们串在狗尾巴草上，发出细细的嗡声，再也无法动弹了。

然而关于我未曾见过的一切，却总是比现实中的波波匿更加令人神往。我常想，她必定从顽童时代就是能见到鬼的。当她像我一样梳着两个丸子似的小髻，就开始在洛阳城的街肆中收集那些鬼魂了。洛阳城从来都是这样为夜幕所笼罩。有一副巨人的骨架拖动整座城市迁徙。阳光永远无法照到洛阳。这座“夜城”也就充满了鬼魂。它们如此之多，没有人知道它们从何而来，唯一的解释就是鬼魂也能繁衍鬼魂。于是波波匿一直没办法捉完洛阳城所有的鬼魂，她这一生只重复做着同一件事，阳光从未爬上她的额头，她却已经变成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妇了。

波波匿抓了这么多鬼，但始终没有抓到她要找的那只。

她在找一只叫“朱枝”的鬼。

“抓到朱枝会怎么样呢？”我曾问她。

“迦毕试才会死心。”

“迦毕试死心了会怎么样呢？”我又问。

“那些该死的白骨才会停止不动。”



“白骨停止不动了会怎么样呢？”

“洛阳城就会停下来。”

“洛阳城停下来了会怎么样呢？”

“阳光会照到这里。”

“阳光照到这里了会怎么样呢？”

“我才能见到想见的那个人。”

我所知道的关于洛阳的一切都是波波匿告诉我的。

城里有三个她从来不碰的鬼魂。她们是三位光着头穿青袍的女子，总是喜欢蛰伏在永宁寺被烧毁的浮图上。波波匿说她们是前朝的三位比丘尼，葬身在永熙三年二月的一场大火里。她们的头发，眼睛，牙齿，乳房和四肢，都熔成了黑色的灰烬，嵌进了烧毁的浮图中。我一直奇怪为什么波波匿总是抓一些又小又没意思的鬼魂，却不管这三个动静很大的鬼魂。她们热衷于不歇地歌唱。三位比丘尼的歌声，从北魏一直吟唱至今，萦绕在洛阳黑夜中的街道。

而我们在朗月的夜里能够清楚听到的那种吱嘎作响的声音，则来自于波波匿所憎恶的那副巨人的骨架。这具白骨力大无穷，它一下子就能将洛阳城连根拔起，然后给洛阳套上鞍子，肚带，缰绳和笼头，牵着这座城一路向西。从我记事起，就非常热衷于跑到离延年里不远的西阳门去看白骨是如何拉动洛阳城的。它的每一片骨头都是独立的，这些骨头每一根都足有一株老槐那么粗，它们悬浮在空中，骨头和骨头之间仿佛被看不见的血肉所牵引。二百零六块白骨在星光的照耀下若隐若现，直入云端。它们的律动如此一致，脊柱就好像一条长线，而那个孤零零的头颅则像飘向月亮的风筝一样。

白骨日以继夜地拖着洛阳城沉入黑夜。长久的迁徙带给这座城市一种灼热的焦味。洛阳城就像大地肉躯上一架锋利的犁，将土地耕开。地下的血脉翻涌而出，蜿蜒成一条无法愈合的疤痕。

洛阳每时每刻都在崩塌和瓦解。城里的每一口井都枯竭了。它们成了洛阳断掉的牙根，深深地插在这座带着腥味、无比巨大的口腔中，在日益萎缩的牙龈下发出碎裂的声响，逐渐变成了粉末。终于有一天，洛阳城里再也找不出一口井来。

波波匿说，洛阳离陷落的日子不远了。

如果是那样，她就可能再也见不到那个她想见的人。

白骨的主人防风氏活着的时候差不多是一头龙。他死在会稽山。有人去过那里，施了法术，唤醒了这堆白骨，驱赶它们着了魔似的拖走洛阳城。





这个人就是迦毕试。

我一直以为迦毕试一定不是普通人，他与长秋寺的云休方丈不同，他与宫城里的皇帝杨广不同，他甚至与那些鬼魂也应当是大不相同的。

可是有一次，当我跟着波波匿去贫陋的东市酒肆抓鬼，她突然指着一堆穿着破衫喝酒的人说：瞧，迦毕试坐在那儿呢！

于是我看见了他。他坐在人群中，敞着怀，喝着酒，除了生得金发碧眼，其他都实在太普通不过。

后来我每次跟着波波匿去东市酒肆总会看见他。他的位置从来没有变过，似乎他一直都是一动不动坐在原地的。波波匿说这个胡商有两颗心，其中一颗长在左臂里。他在臂上文了不空成就佛和他的坐骑迦楼罗。因此在东市的酒肆里，你总能在一个男人赤裸的胳膊上看到一只张牙舞爪的鸟儿，它的心贴在他臂里的心上，潺潺地一齐动着。

有一次，当我盯着他胳膊上起伏的朱红色鸟儿看时禁不住想：

他并不属于洛阳城，现在，洛阳城倒似乎是属于他的了。

从他敞开的衣襟里可以看到一条蜈蚣一样黑色的疤痕。波波匿说迦毕试就是从那儿掏出了自己的心。他的心现在悬在九十丈高的空中——差不多同永宁寺未被烧毁的浮图一样高。那也是三个比丘尼的鬼魂能够飘到的最高的地方。在一些平淡无奇的夜晚，她们会细声吟唱出迦毕试那颗心是如何搏动着，以神秘的法术驱动防风氏的白骨的各种细节。这些细节是如此骇人听闻，以至于洛阳城的百姓在这些夜晚中通宵点着烛火，他们一整夜不做任何事，只是大睁着眼睛不敢睡觉。

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迦毕试那颗血淋淋的心脏。因为洛阳总是沉溺在黑暗之中。白骨借着月色泛出银器一样的光芒，而那颗心脏却总是比黑夜还要黑。我看不到它，波波匿说它就跳跃在防风氏的胸腔里。我很快就相信了她的话，因为我总是能够听到静夜里那颗心脏收缩又鼓胀的“嘭嚓”声。

波波匿还说，以前没有人敢用这样的法术，是因为一个人只有一颗心。一旦把心挖出来给了防风氏的骨头，自己也就死了。而迦毕试是有两颗心的，现在，他靠左臂里的那颗心活着。可是那颗心很小，只有一截拇指大，于是迦毕试只能终日坐着。

和迦毕试的一动不动相比，他的沉默更是如同磐石一样坚固。因此我只能猜测他那个疯狂举动的初衷，为的是挟持洛阳城到他远在西域的家乡去——然后在一片黄沙之中，在洛阳城陷落之前，他必定会开口说出某句重要的话。

波波匿讲了一个完全大相径庭的版本。她说这个男人之所以如此疯狂，是因为他深爱着一个叫朱枝的女人。那个女人死在了洛阳城里。迦毕试要想再见到朱枝，就要避免已经成为女鬼的朱枝一不小心在阳光下化为一阵水汽。他驱动防风



氏的骨骼，置洛阳于永无尽头的黑暗，就是为了某天能在黑魑魍的影子中遇到昔日的爱人。

这个解释除了把胡商想像得太过像一个怜香惜玉又饱读诗书、异想天开的汉人之外，倒还算合情合理。

而一旦承认了这一点，波波匿耗尽一生心血去做“抓鬼”这件事，就陡然增添了许多分量。

只有抓到了朱枝，迦毕试的心才会回到他的胸腔里，这时防风氏也才会放下洛阳城回到会稽山他那湖泊一样的坟墓中去。而只有洛阳城不再往西走，太阳才会追赶上我们，波波匿才可以见到她想见的人。

这是波波匿赶在洛阳陷落之前一定要做的事。

我们端着碗蹲在院子里吃了这顿晚饭。石香菜的味道在凉夜里伴着水汽弥散开。

头顶是流泻的星光。

周围走着几只鸡，它们用最快的速度啄去掉落在地上莹白如珍珠的饭粒。

今天是寒食，城里家家户户都在过节。过节意味着接连三天都不烧火做饭，以及去东阳门替亲人烧纸钱。波波匿却仍要我去长秋寺偷了云休方丈的石香菜，烧了火热了灶，炒了鸡蛋。

她没有谁要烧纸钱。我也不记得我有谁要烧纸钱。

我总觉得她和我那么的不同，而这相同的一点，竟成了我们之间最无可辩驳的“血缘”。

“我能自己抓个鬼么？”我问。

波波匿站起身，把碗里的剩饭倒在地上，几只鸡一哄而上。

“你抓鬼做什么？”

“那只鬼发育得很好，跟我一般高。之前咱们抓的那些又瘦又小的，全归你。”

波波匿奇怪地笑了一声，回答道：“莫不是你碰到了一家三口，一窝鬼？”

“你怎么知道？”

“他们还没死透，不算鬼，还不能抓。再等等吧。”

“那得什么时候呀！”

“一个月后。”

大业十四年 佛诞

佛诞从四月一日就开始了，一直要到四月十四才完。





其实佛是在四月八日这天诞的，后人因错过了看佛怎么从母亲右肋下钻出来，于是立了佛降生像，在佛诞的日子里僧侣们要抬着金佛巡游洛阳，从一个寺庙传到另一个寺庙。往常，洛阳的皇帝老儿和百姓都一起到宣阳门点着火把迎接灿烂的佛像。以花铺成的道路使得洛阳城缓缓地沉入一种舒适而腐烂的气味里。

今年的佛诞有些不同以往。因为皇帝老儿去江都了。他走的时候骑着一匹漆黑的马，带了一些同样骑黑马的卫士。他们从东门跃下的时候就仿佛是从洛阳这匹大马身上滚落的几粒马虱子。

波波匿决定在四月七日这天抓住朱枝。

这天终于到了。佛降生像从城南的景明寺里被抬了出来，一路经过护军府，司徒府，太尉府和左右尉府，最后到了宫门——虽然宫里已经没有了皇帝。在快到司徒府时，永宁寺的三个比丘尼突然歌声大作，夜空中掉下无数白色的绢花来。有不少人都说佛像那微闭的眼睛似乎睁开了。

宫门外，迎接佛像的队伍嗡嗡地唱起了经。我在他们之中看到长秋寺的云休方丈也在。和尚们自己带着木鱼、堂鼓、坠胡和小钹，鼓乐声使得洛阳的黑夜仿佛一块纱似的要掉到我们头上来。突然，远远的一条街上亮起了无数灯火。

百戏要开始了！

我挤进人群里，看那热闹的游行队伍。里头有麒麟、凤凰、仙人、长虬、白象、白虎、辟邪、鹿马。他们走到哪里，人群就涌到哪里。突然，人群又统统朝着另一个方向跑去。那里的高台被火把点亮，来自西域的艺人开始耍起了吞刀、吐火、走索。屋檐下的灯笼都亮了起来。卖货郎沿街摆开了货摊。

这是洛阳才有的灯火夜市。

这是洛阳才有的繁华盛景。

洛阳是如此奇异的化身——它是一匹淹没在夜色里的马，一枚割开土地血肉的犁，一张散发着焦味的嘴，一座即将陷落的城，一只看不到回响的瞳，一阵吱嘎作响的风，一场疯狂至极的爱，一粒闪烁着萤火的虫。

在没有止境的暗夜里，它耗尽全力发出最后一点微光。我突然明白了洛阳城的鬼魂为什么永远抓不完。是那微弱的萤火让腐朽的感情都绚烂得化作了飞舞的魂魄。

然而大业十四年四月七日这天的我，并没有想到那么多。我被一个卖面具的货摊所吸引，站在跟前久久不愿离去。货摊上挂在高处的面具我根本够不着。而单是摆在最低处的这些就已经十分漂亮了！其中一张面具是一只两角的辟邪，流光溢彩，惟妙惟肖。我伸出手来，可手指刚碰到面具，它就掉了下来。

面具背后露出一张好看的脸。

